

THE
SILENT TRAVELLER
IN BOSTON



By Chiang Yee

波士頓
画記

〔美〕

蒋 彝 著
胡 凌 云 译

文
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THE SILENT TRAVELLER IN BOSTON



By C. Henry Fox

波士頓遊記

卷二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 60607

THE
SILENT TRAVELLER
IN BOSTON



By Chiang Yee

[美] 蒋 彝 著
胡凌云 译

波士
顿画
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

波士顿画记

[美] 蒋彝 著 胡凌云 译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熊霁明

封面设计：曲培煜

美术编辑：安克晨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制版：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7.5 字数：200,000 插页：10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ISBN：978-7-208-14819-2 / G·187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士顿画记 / (美) 蒋彝 (Chiang Yee) 著；胡凌云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书名原文：The Silent Traveller in Boston

ISBN 978-7-208-14819-2

I. ①波… II. ①蒋… ②胡… III. ①游记-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5896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导言：波士顿对话

田中四十一

波士顿鼻子

人面四十五

波士顿小山

16

波士顿圣诞

32

波士顿大雪

41

波士顿宫殿

52

波士顿的河

61

波士顿四季

78

波士顿眼睛

88

波士顿耳朵

98

波士顿石头

109

波士顿鬼魂

125

波士顿嘴巴

138

波士顿中国 149

波士顿兄弟 161

波士顿仙人 186

波士顿石龙 201

波士顿酷热 209

波士顿舰队 215

波士顿精神 222

导言：波士顿对话

地点：波士顿公园

时间：午饭刚过

人物：一个爱尔兰人，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中国人

爱尔兰人：所以您是从中国来访问波士顿的！为什么呢？您想来看什么？您知道爱尔兰吗？

中国人：我在那儿有朋友，去看过他们几次。我自 1933 年以来都住在英国。我去过都柏林两次。

爱尔兰人：所以您了解都柏林。您可能知道圣斯蒂芬绿地 (St. Stephen's Green)、梅瑞恩广场 (Merrion Square)、欧康纳桥 (O'Connell Bridge)、吉尼斯酒厂 (Guinness's)，您可能也知道科克 (Cork)、戈尔韦 (Galway) 和基拉尼 (Killarney)。科克是我出生的地方。科克是我的出生地。

意大利人：好啦，行了，科克科克真是够了，科克这个科克那个^[1]。就你知道科克。真有人想知道科克吗？

爱尔兰人：波士顿的一半人来自爱尔兰，他们都知道科克。波士顿市长来自爱尔兰。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能谈论科克。你能看

[1] Cork，字面直译为“用瓶塞塞住”，此处为双关。（如无特别说明，本书注释皆为译者注）

到他为波士顿做了多少事。那你来自何方呢？你的出生地是哪儿？我甚至连它的名字都不会念！

意大利人：这很滑稽吗？我的出生地叫皮斯托亚（Pistoja），离大画家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出生地不远。我七十年前出生，四十多年前来波士顿生活。谁在乎你会不会念出我出生地的名字啊。你像是个瓶塞做的滑稽人儿。

爱尔兰人：你胆子不小，竟敢嘲笑我的出生地。我在波士顿待的时间和你一样长，我了解你们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你说波士顿居民有一半都是爱尔兰人。你知道另一半都是意大利人吗？

中国人：波士顿不是有个中国城吗？

爱尔兰人：对，有一个，但很小。我不时会在那儿吃顿饭。中餐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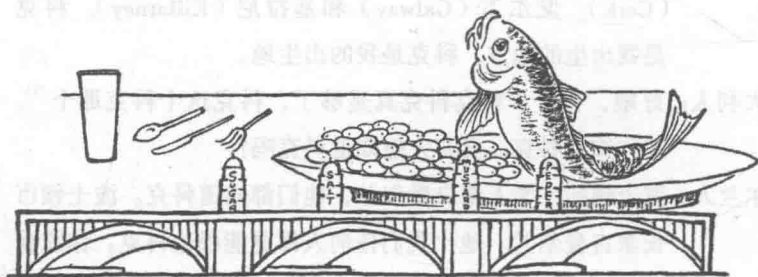
意大利人：波士顿有很多不错的意大利餐馆。我喜欢意大利餐。

爱尔兰人：您看他又来了。

意大利人：谁想吃爱尔兰炖菜？除了土豆还是土豆。倒胃口的东西。

爱尔兰人：怎么也比日复一日吃面条和茄汁强。

中国人：我听说波士顿是豆子和鳕鱼之城。波士顿蛤蜊浓汤也很著



鱼盘图

名。是这样吗？为什么？

爱尔兰人：我说不清，但波士顿蛤蜊浓汤不错。

中国人：您和您的朋友都在波士顿住了四十多年。你们管自己叫作波士顿人吗？

爱尔兰人：哦，不，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被叫作波士顿人。我们只是住在波士顿，而且波士顿人也不把我们当波士顿人。

中国人：那什么人 是波士顿人？

爱尔兰人：您在波士顿见不着他们，他们不住波士顿了。

中国人：那我能在哪儿见着他们？他们都长什么样儿？

爱尔兰人：他们如今住在波士顿城外。他们进城后喜欢藏在屋子内，一群性情古怪的家伙。您为什么想见他们？

中国人：他们是怎么个怪法？他们和我们长得不一样？

意大利人：他们说话怪。他们走路怪。他们不喜欢笑。即便笑起来也很怪，就像个中国佬。

爱尔兰人：哦，不，我替我朋友向您道歉。

中国人：何必道歉？我想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我很高兴波士顿人像中国佬。我想我应该能看见他们。或者我其实没必要去看他们，看看自己就行。

爱尔兰人：您为什么想见波士顿人？您是外交官吗？

中国人：不是。

爱尔兰人：您是记者，对政治感兴趣？

中国人：不，我也不是记者。我想我怎么也没法对政治发生兴趣。

爱尔兰人：为什么不？您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对政治感兴趣，而且也应该感兴趣。

中国人：我不一样，因为我有我的困难。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必须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才能了解到这个地方的政治。比如说，

我在都柏林待了一阵。我花了一段时间才了解欧康纳^[1]是谁……嗯，我只是个旅行者，每到一处只是为了了解我能看到的一切。

爱尔兰人：哦，好，只是个旅行者。咱们都是旅行者。您来自中国，他来自意大利，我来自爱尔兰。咱们都有好长时间没回家了。咱们都是朋友，远离故土的朋友。这世界属于所有旅行者。波士顿会和我们一样欢迎您的。您打算在波士顿待多久？

中国人：几个月吧，我希望。

刚到波城

鹦鹉曲

咱家原在庐山住，
是个惯行旅啞父。
乘长风、破浪到西方，
看尽人间风雨。

二十年、浪迹英津，
又向花旗飘去。
没来由、暂息波城，
慢慢寻仰基出处。

咱家原在庐山住，
是个惯行旅啞父。
乘长风、破浪到西方，
看尽人间风雨。
二十年、浪迹英津，
又向花旗飘去。
没来由、暂息波城，
慢慢寻仰基出处。

刚到波城
鹦鹉曲

[1] 指 19 世纪上半叶的爱尔兰政治家丹尼尔·欧康纳。

波士顿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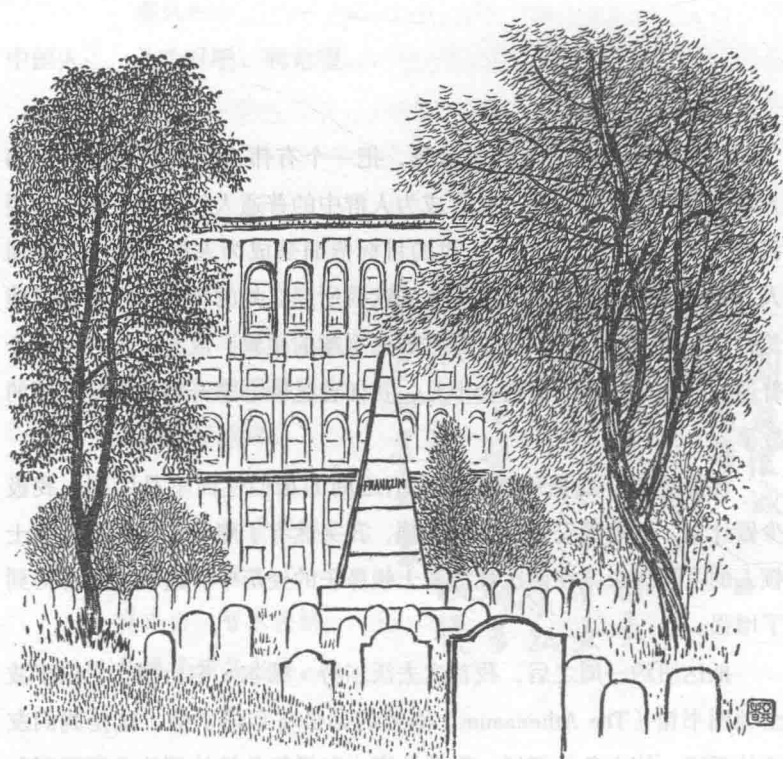
幼年在家时，父亲曾告诫我，把一个有伟人资质的人培养为伟人很容易，但要把一个人教育成为人群中的普通人就很难。他只希望我成为一个普通人。如今，我的目标依旧是成为人群中的一个普通人。我不是史学家，所以避免去阅读我所到之处的历史，我没学过建筑，所以喜欢用外行眼光去观赏那些有趣的建筑。成为一个人，一个普通人，关键在于不要自命不凡。我怀着这种心态开始书写波士顿的故事。

在旅途中，我更乐意看到人们之间的相似性而不是区别。我极少做计划，随遇而安。但在波士顿，我突然有了想要去了解典型波士顿人的古怪念头。在两次观赏波士顿鼻子的经历中，这种念头都得到了增强。

抵达纽约一周之后，我首次去沃尔特·缪尔·白山博士^[1]位于波士顿图书馆（The Athenaeum）四楼的办公室拜访了他。这是我们友谊的开端。他出色的胡须、稳重的脚步和平静的性格都给我留下了印

[1] Walter Muir Whitehill，美国作家、史学家，1946—1973年间任波士顿图书馆馆长。

象。他向我展示了每层楼上保存完美的书籍，其中混合了罕见典藏和最新书目。在二楼，他把我介绍给艺术部的大卫·麦克齐宾（David McKibbin），又带我参观了茶室，读者们每年十月到次年五月可以花三分钱在此处买杯茶。沃尔特说这虽是 1913 年后才有的创意，但人们一般都以为它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波士顿人喜欢保持老习惯。”



波士顿图书馆后视图

他补充说。我们在茶室外的阳台上伫立片刻，俯瞰后院的谷仓墓地（Granary Burying Ground）和右边帕克大街教堂（Park Street Church）的剪影。

回到四楼后，我被带去参观董事室里的乔治·华盛顿图书馆。馆里有斯图亚特^[1]为图书馆创始人绘制的肖像，以及乌敦^[2]的华盛顿半身像。展柜中有很多有趣的藏品，其中包括一本劫道者沃尔顿^[3]的回忆录，据说封面是用他自己的皮制成的。我面对它时禁不住打了个冷战。沃尔特注意到了，开始对我说起一位访问者曾发表文章说图书馆拥有“乔治·华盛顿的日记，用他自己的皮做封面”，导致他收到一堆令人困扰的信件。

我不记得曾在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和巴黎的国立图书馆读过或见过任何用人皮做封面的书籍。我看着沃尔特，说中国人感觉会更安全，因为中国的书籍总是用纸或丝绸装订，还未使用更耐久的皮革，虽然中国是最先发明印刷术的国家。

走上五楼，我们来到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和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半身像的正前方。我立刻注意到了他们相似的鼻子。我凑近细细端详，决定以爱好的态度更仔细地研究他们。

在我们出门到灯塔街（Beacon Street）上的索玛赛特俱乐部（Somerset Club）午餐的路上，我说波士顿图书馆令我想起伦敦图书馆，不过与渗入伦敦图书馆的潮湿雾气相比，波士顿的阳光让排列整齐的书和桌椅更加明亮。沃尔特表示赞同，并说波士顿图书馆仍然是一个私营机构，是1807年由一群订阅者建立的。接着，

[1] 即美国画家吉尔伯特·斯图亚特。

[2] 即法国雕塑家让-安东尼·乌敦。

[3] Walton the highwayman，本名詹姆斯·艾伦，死于麻省州立监狱。

我被介绍给几位也在那儿午餐的图书馆读者。我发现索玛赛特俱乐部的内部气氛——家具、地毯、墙上的画作，甚至侍者的步伐——都和伦敦的俱乐部很相似。吃饭过程中，我一有机会便左右窥视餐厅里其他人的鼻子。在联邦大道（Commonwealth Avenue）上的阿冈昆俱乐部（Algonquin Club）举行的麻省殖民学会年度晚宴上，我也做过同样的事，但那个场合人更多，太多的鼻子令我迷惑。

新年过后，W. G. 康斯特博（W. G. Constable）教授和夫人在位于剑桥镇克瑞基街（Craigie Street）的家中举办了一次晚宴。我被介绍给他们的一些朋友。康斯特博教授与我早在“二战”前便已相识，那时他在伦敦掌管科陶德艺术学院（Courtauld Institute）。他当波士顿美术馆馆长的时候，曾经安排我观赏过馆中的绘画部分。我们首先看了欧洲部分，如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法国的作品，从12世纪卡塔兰壁画直到19世纪印象派，收藏丰富。洛伦泽蒂、提香、鲁本斯、普桑、克劳德、凡·戴克、伦勃朗、艾尔·格里柯、委拉士开兹、科洛特（Corot）、德拉克罗瓦、德加、莫奈、马奈、雷诺阿、凡·高、高更，以及其他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吸引着学生们前来参观。我叹服于整个收藏的全面和优质。“这是我们能领略早年波士顿人高雅趣味的地方，”康斯特博教授说，“他们确实品位不凡。”他说，“在19世纪后期，他们就开始收藏不知名的艺术家，比如那些大多数人都在攻击的印象派画家。瞧瞧他们的作品在今天的价值。”接着，我们沿走廊走向建筑的中央拱顶，我被指点观赏了一些相对不知名的欧洲大师们优秀的小尺寸油画作品，它们也体现了早期波士顿收藏家的良好趣味。

对于学习美国艺术的学生来说，可看的作品也很多。我们首先观赏的是殖民地和早期共和时代的肖像作品。我想，吉尔伯特·斯图

亚特绘制的五位美国总统肖像，应该是创下了一个纪录。科普利^[1]的塞缪尔·亚当斯肖像上，亚当斯的左臂似乎比右臂短得多，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康斯特博教授戏称科普利没有受过作为肖像画家的专业训练。科普利为在邦克山^[2]阵亡的约瑟夫·瓦伦（Joseph Warren）画像所作的，他的左手似乎也比例失调。

哈德逊河派也有大量良好的典范之作。我曾与范怀克·布鲁克斯^[3]和威廉·M. 伊文思（William M. Ivins）一同旅行，后者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退休的版画专家。我们的谈话不知为何就开始围绕哈德逊河派了。当我们驾车从康涅狄格州胡萨托尼克河（Housatonic River）上的一座桥驶过时，伊文思先生指出，哈德逊河派的绝大多数作品其实都是在我们刚刚经过的胡萨托尼克河畔的不同位置创作的。他还举出了一些例子。范怀克看起来很吃惊。我当时无言以对，如今面对这些画作，自然也就更加专注。

接着，我被带到了美国艺术史上被遗忘的时期，1815—1865年。康斯特博教授指出，这个时期的展品都显得老旧而独特，创作者几乎或完全没有经过艺术训练，但作品都展现了他们对于记录所见所感的强烈愿望。这些作品表明，艺术本能和冲动是天赋于人的，可以产生不寻常和令人震惊的结果。也许这个被遗忘的时期导致了摩西奶奶（Grandma Moses）作品的大规模流行。康斯特博教授，作为一个英国人，应该因为他对美国艺术史这一阶段的出色编排和展示而被表彰。

在将我介绍给彼得·威克（Peter Wick）先生，并由他带我参观

[1] John Singleton Copley，美国画家，1738年生于波士顿。

[2] Bunker Hill，美国独立战争时的重要战场。

[3] Van Wyck Brooks，美国文学评论家、传记作者和史学家，长期居住在康涅狄格州桥水镇。

我很感兴趣的萨金特^[1]和霍默^[2]的水彩画之前，康斯特博教授建议我再去看看美国殖民地和早期共和时期的肖像作品。他说：“那儿的面孔，除了法国主教舍弗吕斯^[3]，差不多都是住在灯塔山上的波士顿人的脸。看看画上的那些鼻子。他们都是波士顿鼻子。”自从我对波士顿鼻子发生浓厚兴趣以来，他这句话的温和尾音一直在我耳中回荡。

在著名的中国面相学书籍《麻衣相法》中，从一个人的脸能看出他的性格和未来。书中列举了二十四种鼻子，每种都有专用名称，比如“龙鼻”“虎鼻”“狮鼻”“鹰鼻”“蒜头鼻”，诸如此类。每种鼻子都有几句话来描述性格。我觉得有三种鼻子和我在波士顿美术馆肖像画上看过的鼻子相似，但很快便放弃了这个想法，毕竟它们都不是那么著名的中国鼻子。

有一晚，我参加了由来自华盛顿特区的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Mills）夫妇举办的鸡尾酒会。他们当时住在路易斯堡广场（Louisburg Square）。一个客人说：“我父亲 1841 年生于此地，1866 年娶亲，我于 1869 年生于此地，所以我肯定是个波士顿人。”另一个声音很快传来：“我父亲在波士顿住了七十年，他也没被叫作真的波士顿人。我为能生在波士顿而感到荣幸。我婚后生活在弥尔顿（Milton）。四十年之后人们才开始管我叫弥尔顿人。”每个这样的宣言都迎来一阵愉悦的笑声。我没有询问一个人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被视为波士顿人。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必须是波士顿鼻子。但在我开始研究客人们的鼻子之前，大多数人都渐渐离去了。

自从我在 1952 年 10 月在索玛赛特俱乐部与爱德华·康宁汉姆（Edward Cunningham）夫人首次相遇以来，她对我一直很好。她的祖

[1] 即美国画家约翰·辛格·萨金特。

[2] 即美国画家温斯洛·霍默。

[3] Cheverus，为天主教波士顿总教区的第一任司教。

父罗伯特·贝奈特·福布斯（Robert Bennet Forbes）曾是在对华贸易中占领导地位的船主和商人之一，她有很多中国朋友。她说，在我访问美国之前，她曾向加州奥克兰的米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图书馆赠送了数册我的著作。她对这些书很感兴趣。过了八十大寿和新年之后，她邀请我在她下榻的旅馆共进午餐。我是唯一的客人。我无意间提起纽约认为波士顿过于保守，女主人反驳了这一点。“比如，”她说，“波士顿的索玛赛特俱乐部有一家妇女餐馆，人们可以带着小孩去午餐或晚餐，而纽约国际俱乐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十五岁以下的孩子入内。”午餐后，女主人问我接下来要去何方。在听说我要去波士顿美术馆之后，她笑了，告诉我一定要去看看美国厅，因为我在那儿目睹一些世界上其他任何博物馆都见不到的现象。我会发现一群人聚集在某幅肖像画下面，而他们和画中人有着一样的姓氏。所有波士顿人都那样。他们去博物馆看祖先的肖像，其他什么都不看。我们愉快地握手道别。我很高兴能得到这个有用的提醒。虽然有大量观众分散在很多展厅中，但我直奔那些挂着美国殖民时代和共和时代肖像画的展厅而去。我在路上遇见了一行四人的观众。在詹姆斯·格林黎夫·奥蒂斯（James Greenleaf Otis）船长的肖像下面，一位中年女性正在给站在近旁的三个年轻人解释着什么。另有一行五人走近，他们对女士正在解释的这张肖像根本不看一眼。很快，他们便站在另一张肖像画下。我刻意保持了一点距离，以免让自己显得失礼。让我失望的是，我没法把五个鼻子和肖像上的做一番比较。不过，我终于意识到了波士顿美术馆为游客提供的不寻常服务。

为了能找到关于波士顿鼻子的间接资料，我怀着些微希望拜访了位于阿什伯顿街（Ashburton Place）的新英格兰历史族谱学学会。我的到访似乎把办公室里的人吓着了，原因很可能是我的鼻子。不过，他热情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不确定他是否明白我踌躇着说出